

同茜尔薇谈起这些往事，她不像马格丽特，全然不一样，没耐心听你讲述，也没兴趣追究你的以往。她关心的是自己的事，她的爱情，她的情绪，每时每刻也变化不停。你要同她谈三句以上政治，她便打断你。她没有种族血统的困扰，她的情人大半是外国人，北非的阿拉伯人，爱尔兰人，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匈牙利人，或就是以色列的犹太人，而最近一个倘若也算情人的话，便是你，但她说更愿意同你成为朋友而非性伙伴。她当然也有过法国同胞男友或性伙伴，可她说想离开法国，去某个遥远的地方，比如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这样的热带国家，或是去澳大利亚。她喜欢晒太阳，去明晃晃的海滨，重新开始过一种新鲜的生活，却又掉进老套子里去。她同个男人当然不是你，怀孕了，这是她第三次打胎。她本想生下这孩子，做女人总得生一回孩子，到底要还是不要？那汉子总没个明确的话，她一气之下打掉了。事后，这男人才说打不掉就生下来，他要！那得她养？她不是不想要个孩子，但得先有个稳定的家庭，可这样的男人她还没找到，所以苦恼。她的苦恼是深刻的，人都有的最根本的苦恼，自由与限定的矛盾，换句话说，自由的限度在哪里？她没有生计问题，她在六楼顶楼的一小套间是她父母买给她的。窗外一片带烟筒的红瓦屋顶，屋顶背后远处一个教堂的尖顶也尽收眼底，这令人心醉的巴黎，阴雨天又令人惆怅，在她房间里你没法不想到做爱。

说她的苦恼是深刻的，不是她找不到她爱而人也爱她的男人，男人她才不缺。男人们也都爱她，至少某个阶段，即使有了新欢之后也还时不时找来。她说她并不是个贱货，她这样提醒你，她倒是想认认真真做件有意义的事，更确切不如说是有趣的事，讲的是艺术创作，也如同生孩子，有个值得她全身心都投入的孩子，也包括精神之子，这才是问题的深刻之处。可什么才值得人全身心投入？说实在的又只有爱情，可经营好这爱情却很难，要知道这并不取决于她一个人。

你操她或是她让你操的时候，她真心投入，可你一满足就完了，她觉得特别委屈。当然这世上有的是做爱做的好的男人，但她又并不那么爱他们，她到底要寻求什么？最多的爱和最大的快感，这就如同理想或梦什么的，也是乌托邦。这她完全明白，所以忧伤，她的忧伤也是深刻的，人类深刻的忧伤，无法排解的永恒的忧伤。

她欣赏艺术如同爱男人一样，但她不可能去做艺术，那得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，可她又以为那很蠢。她才不傻到为艺术去献身。要活得艺术，而不是做个供人观赏的艺术品。况且，她本人差不多就是，拥有年轻女人足够的魅力，没有多少男人抵挡得住，但她不是男人的玩物。相反，她享受男人，爱也要成为享受她以为才值得，但是爱情给她带来的往往是沮丧。

你还无法给她解脱，你想你是理解她的，所以努力克服嫉妒，对她说，去享受她爱的男人吧！像教唆爱娃去诱惑的魔鬼，你就是那条蛇，可她并不需要你教，早就会了，早就懂得诱惑和受诱惑。你还在为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苦苦挣扎之时，她比你那时要年轻得多，你还没到尝禁果的年纪，她就已经饱尝了之后的苦涩。你还是白痴或努力不肯当白痴的那年纪，

她就已经聪明过顶了。她不能忍受一丁点委屈，除非她想要的那种受虐的快感，注意：那她是当作享受才接受的。

可千万别把她当成个女权主义者，她同你一样没有主义，谁说到女权主义者这词她就撇嘴。你不敢对女权主义妄加议论，又没切身体验到男权的压迫，不是女人也就不可能真懂此中的苦衷，这反抗的意义何在。

无论如何，茜尔薇不是女权主义者，绝对不是。她说她其实可以做个很好的妻子，同你度过个美妙的不眠之夜，早起就已经替你吧咖啡烧好了，面包片也烤得发黄，赤脚把托盘端到床上，盘腿坐在你对面，看你吃得香她也欢喜，那张笑脸同打开窗帘射进房里的阳光一样，看不出熬夜的倦容，那会儿是很可爱的姑娘，更确切说，一个容光焕发的少妇，在她脾气好的时候。

可她要是忧郁发作，你就一筹莫展，你那些屁话都安慰不了她。你便知道不可娶她为妻，你们只能是情人，也许会成为终生朋友，如她所说，可成不了伴侣，这也令你忧伤。所以，她的忧伤如此深刻，也深刻影响到你，不可治愈。

你担心她哪一天会自杀，像她那位女伴马蒂娜。马蒂娜死前的一个星期，同她有过场谈话，还录了音。一个旧的袖珍录音机放在桌上，她们边喝酒边说话，录音机就开着，是马蒂娜开的，她先没在意，后来发现小红点亮着，录音带在转，她问：“你录音？”马蒂娜舌头有点大，下午就喝起，她到的时候桌上已经好些空啤酒瓶子，把啤酒当饭吃当水喝是马蒂娜的家常便饭。她哈哈笑起来了，录音带里马蒂娜的声音，那嗓子沙哑。茜尔薇说她这女友本来嗓子挺好，天生的女中音，进精神病医院以前还在个合唱团里凑数，参加演出过福雷的〈安魂曲〉，在圣日尔曼大教堂，法国音乐电台还录过音，正规演出。

你从未见过马蒂娜，你认识茜尔薇的时候她死了已经好几个月了。留给茜尔唯一的遗物是这一小盘磁带，听到后一半，录的时候电池快用光了，她们的声音，特别是马蒂娜的那粗嗓音，变得就像男人，以至于含糊得完全听不清。

她们开始说的没一句正经，“你也喝一点？”“来一杯”，“我还有半瓶红酒，”“没变酸吧？”“哪里，昨天才开的……”然后是玻璃杯响动和噼噼嚓嚓的声音，大概在擦桌子。茜尔薇说马蒂娜家脏乱得简直就没法下脚，可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是她从神经病院出来之后。马蒂娜说她恨神经病医院，恨她母亲，是她母亲把她弄到神经病院去的。录音带里还说在街上碰到个男人，就带回家来了。然后是两人笑，尖声的是茜尔薇，大舌头的马蒂娜，两人笑了很久，又是酒杯的响动。”怎么样？”是茜尔薇问。”我把他赶走了？他一直赖到第二天下午，我说我要叫警察啦，他才吓走了。”又是笑声。

“她死的时候多大年纪？”你问过茜尔薇。

“比我大……九岁，死的时候过了三十八。”

“年纪并不大。她没结过婚？”你问。

“没有，都是同居，后来都分手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死后第四天，她母亲才给我打电话，说有这盘录音带。我要回来的，她母亲

先不肯给，我说有我的声音，要留个纪念。”

“你没问过她母亲？她到底怎么死的？”

“她母亲不多讲，只说是自杀的，也不同我见面，她认识我，磁带是寄来的，马蒂娜的本子上当然有我地址。”

她给你看过马蒂娜的照片，一个眼和嘴线条特别分的姑娘，咧开大嘴在笑，也可能化了妆的缘故，同茜尔薇那浅褐的眼仁相比，眉眼要深得多，是她们那年夏天一起漫游西班牙拍的，说起来都快十年了。马蒂娜边上的万桑，精瘦，眼窝深陷，满脸青胡子楂，当时和马蒂娜同居，有部小面包车，他们把她同她脑袋后面那长像挺帅的小伙子让也带上，茜尔薇那时刚上大学，让比她大两岁，据说让她是他第一个真正的情人，她宁愿相信，虽然让同她这之前早就有过这样的经验，不用说，性经验。她给你看的另一本照片册里有马蒂娜死前一年的照片，嘴角垮下，已经像个过气了的女人。茜尔薇说，她人要比这照片上好看得多，有种成熟的诱惑力，那种忧郁的倦态。

她很难说得清楚她同马蒂娜的感情，她们之间无话不谈，可她有好几年同马蒂娜疏远了。那是从西班牙回来后，讨厌她，茜尔薇说她讨厌马蒂娜。她同让带的是帐篷，一天夜里下大雨弄得很狼狈，没法睡了。是马蒂娜叫他们到车里去的，她同让先在车里前座上靠着睡。马蒂娜又要她到后边同她躺在一起，却同万桑做起爱来，弄得她很不自在，装做睡着了。随后不知怎么的，马蒂娜又爬到前座去了，让万桑同她睡在一起，她迷迷糊糊的，外面又在下雨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她听见马蒂娜同让做那事，万桑便把手也伸进她睡裙里，她同就同万桑做了起来，当时雨打在车顶上一片沙飒声，似乎很自然。第二天他们住的旅店，是万桑要的一个加床的房间，马蒂娜笑嘻嘻说把大床让给万桑和她，她没拒绝，让也不吭气。她第一次听见让做爱时喊叫，她也叫了。她啜吸男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生活就是这样，马蒂娜同万桑分手了，她也并不爱这男人。马蒂娜同让持续了多久她没有过问，但她再也不爱让了，不再管他的事，也有了别的男朋友。

“你还要听吗？”她问你，带种嘲弄的神情。

她又说她想知道的是马蒂娜在同她录音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已打定主意自杀？又为什么不同她说？她如今并不怨恨她，那早就过去了，那种破灭感和刺激已不再令她晕眩，是马蒂娜的馊主意还是万桑设的圈套？可她就往里跳，并不怨恨谁，那迷醉和苦涩她都品尝过，负罪与快感，都超越于道德之外。她对马蒂娜的感情是无法说清楚的，而马蒂娜是她唯一可以倾吐的人。

“这你们男人不懂，你们不可能懂，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，你不要误会了。”她说她不是同性恋，同马蒂娜之间从来没有过你们男人想像的那种事，她知道你想像的是什么。她也可以告诉你，她还是有些依恋马蒂娜，她理解她为什么自杀，她没有精神病，她家人偏要把她当精神病来治，为的是脸面，她母亲不能容许女儿成个贱婊子，但她不是婊子，从来也不是，她只是无人能理解，人不愿意去理解一个人，就是这样。